

傷寒緒論卷上

脉來盛而有力者發於陽也。尚時或既發之後更感
力者陽病見陰脉也。皆不可救。與通傳案盛於
若溫病七八日或十餘日前執地之濁氣鬱蒸發動

寒熱交作變爲溫瘧。後世方書之中莫之知也。正氣

寒熱不除而變溫瘧。殊不知此陽脉濡弱而邪傷血

非冬月傷寒之變證也。按傷寒助相召外疫正被邪

感於寒變爲溫瘧。其證胸脇滿矣。表證見焉。及熱鬱

治以小柴胡去參半加栝蒌根是焉。設使正氣內充

如平。骨節煩疼時嘔者。用白虎於傷寒異於溫熱異

辛溫發散以助其虛也。至於內驅熱爲主。表藥間用。溫瘧乃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緊用清熱解毒湯下。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用人參者。知其本氣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也。溫疫證多作渴。宜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若躁熱不識人。輕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實通解毒湯者。表裏而後寒。名曰溫瘧。夫先熱後寒。飲便實加大黃。便滑時陽氣而發出於陽明。故熱已極。毒盛。三黃石膏外藥。則邪復反於少陰。故寒。治宜時行治法。大率溫疫。

至於溫疫一證。乃溫病將發之。可施治。脈來沉細少。時行疫氣。其證渾身壯熱。昏

春夏之間。以春時天令不正。則未除。重感於寒。忽然冬時伏氣。其氣最毒。人在是氣。以爲壞證。過經不解。虛者。感而受之。以正氣本虛。故本春時溫病之變證。脈則陰脈弦緊也。以其伏邪內。同云。脈陰陽俱盛。重侵。怫鬱煩擾。行運失常。壯熱作。煩渴而嘔。微惡寒。其腠理。不得外泄。侵入於裏。裏證。不膏。無寒但熱。其脈邪氣何由而入。其感受之因。異湯加桂枝。慎不可用。

於非時感受寒疫其治大約以經所言先熱後寒之
下藥必用人中黃是君藥昔人於骨髓之中至太陽
人中黃丸統治諸疫皆効其所暑腦髓爍肌肉消膜
不足防邪入裏所謂補瀉兼施共出此病藏於腎其
用小柴胡去半夏加石膏知母陰虛而陽盛陽盛則
涼膈重則雙解如大便秘瀉者陽虛則寒矣故先熱
俱熱亦涼膈雙解嘔血者生犀者以先前伏邪乘春
用黃土虛加鹽水炒參內外熱後因本身之真陰內
熱甚用麻黃內熱加大黃餘如八參白虎湯或有客

邪則加桂枝。更以金匱腎氣丸去附子。倍枝作湯。渴則飲之。蓋從腎出外而大熱。則其內先亡如焚水。中火發。雖非陰火。亦可畏也。故先用白虎。退熱俟其。瘧勢外衰。復返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為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救其陰。十數發後。則陰精竭矣。此則伏邪自發之溫瘧。與溫病後重感於寒所變之溫瘧。似異而實同。然皆不越少陰。并詳辨此。以破二經異同之惑。

若冬時溫暖。人感乖戾之氣。至春始發。更遇天道過。

於驟熱遂變溫毒傷寒例云陽脉洪數陰脉實大更
感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伏毒與時熱交
併表裏俱熱故其脉浮沉俱盛亦有冬溫誤用辛熱
或熱毒不得外解而陷入於裏亦有是證也其證心
下煩悶嘔逆欬嗽甚則面赤身體俱赤亂躁渴咽

喉腫痛狂言下利而發斑最爲危候治宜大解熱毒
爲主若斑如錦紋身熱煩躁而無燥結者黃連解毒

湯若躁悶狂妄而無汗者三黃石膏湯

汗煩渴而

發斑爲胃熱人參化斑湯

卽人參白虎湯

煩熱

語不得眠

白虎合黃連解毒湯。斑不透。犀角大青湯。以透熱不
止。本方去升麻黃芩。加人參生地柴胡。發斑熱毒勢
甚。咽痛心煩。狂言悶亂。犀角黑參湯。雖大便不通。勿
用下藥。惟宜犀角地黃湯。凡斑色紫者。爲危。然黃連
解毒合犀角地黃。若斑色紫黑而平。口坑爛。脉虛小。
自利者。不治。其失於汗下。及溫熱時行。夾食陰斑。詳
後發斑本例。

有陽熱亢極而成陽毒者。金匱云。陽毒之爲病。面赤
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

麻黃甲湯主之。虛熱勢盛，毒不能化者，活人陽毒升
麻湯。有一二日間，便成陽毒者，有誤用辛熱發汗，或
吐下未當，邪熱內陷，變成陽毒者，其證壯熱、頭項痛、
躁悶不安，或狂言罵詈，妄言妄見，或口噤、膿血面生
錦紋，或舌卷焦黑，鼻如烟煤，或咽喉腫痛，下利黃赤，
六脈洪大而數。人參白虎湯。咽喉痛者，犀角黑參升
麻甘草等分煎服。若熱毒大盛時，狂言、口噤、咬牙。
藥不得下者，先用水一盃，用絹裹匙，漬牙關候
牙開放，寬狂亂稍定，方與服藥。三黃湯加減，脈

洪大黃連解熱易

其熱盛而誤下之。蓋此

證之熱散漫於外

以攻下爲首禁也。夏月熱甚狂

躁悶亂不安。保此

者。用新汲水。或黃連水。漬青布。

四五尺。作數摺。裹

於病人胸前。熱即易之。須臾得

睡。効。睡即去之。

有陰熱亢極而成陰毒者。金匱云。陰毒之爲病。面目

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

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活人用原方。加桂枝。名陰

毒甘草湯。復有陰寒。慄甚而成陰毒者。自是兩種。不

可混也。夫陰寒極甚，以大熱躁渴，四肢厥逆，脈沉細而疾，或尺部短而寸其大，額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先因房事而後着寒，或內傷生冷而犯房室，內既伏陰，復加外寒，積寒伏於陽氣上脫之候，五六後，胸前手足發出淡紅小斑，爲陰毒。雖盛夏禁用涼藥，宜附子埋中湯。甚則身重，眼睛疼，額上冷，嘔呃逆，或爪甲青，或腹絞痛，或面赤足冷，厥逆。

與囊皆縮

身發青黑斑，口鼻灰色，舌黑而沉細而遲，或伏而不出，或疾至

七八至已上不可數

志用葱餅於臍上熨之隨用

附子散。或人參三白湯合四逆湯主之。熨之手足不

和暖者不治。○劉守真云。世俗所言陰毒。皆陽熱亢

極。畜熱深於內。表有似陰寒。此特指仲景升麻鱉

甲湯去雄黃蜀椒陽熱亢極之說。若後世所謂陰寒

極甚之陰毒。必用回陽退陰之藥。內溫正氣。逼邪出

外。庶或可愈。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必致虛陽

暴脫而死也。○王宥道曰。陰陽二毒。與陰陽二證迥

異。考仲景書。雖有陰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證。不過面

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並不言陰寒極甚之證。况其所治之方。不過升麻甘草當歸鱉甲而已。並不用大溫大熱之藥。是仲景所謂陰毒。非陰寒之病。乃是感天地之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後人遂以陰寒極甚之證。參入仲景證中。却用附子散等溫藥以治。竊謂陰寒極甚之證。或內傷冷物。或暴中陰寒。或過服寒藥所變。內外俱冷。固可名爲陰毒。然終非仲景所言惡毒異氣所中之謂也。○趙以德曰。按古方書。謂陽毒者。陽氣獨盛。陰氣暴衰。內外皆陽。

故成陽毒謂陰毒者陰氣獨盛陽氣暴衰內外皆陰
故成陰毒二者或傷寒初得便爲是證或服藥後變
而成之陽毒盡治以寒涼陰毒盡治以溫熱藥劑如
冰炭之異何乃仲景以一方治之乎其曰陰毒去雄
黃蜀椒則反去其溫熱者矣豈非一皆熱毒傷於陰
陽二經乎在陽經絡則面赤斑如錦紋唾膿血在陰
經絡則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陰陽水火動靜之本象
也其曰七日不可治者陰陽之津氣血液皆消滅矣
傷寒七日猶得再經而此加以毒至七日不惟消

傷寒經論卷上
滅其陰且火極亦自滅矣。

然春夏之交多有傷風寒疫時行與溫病風溫溫疫
溫瘧溫毒陽毒陰毒交錯難辨蓋傷風則發熱頭痛
鼻塞聲重欬嚏惡風自汗寒疫則憎寒壯熱頭痛骨
節煩疼雖發熱不渴時行則里巷之中病俱相似溫
病則煩熱口渴燥而渴氣口脉盛若稍見人迎浮緊卽
有重感風寒矣溫復感風邪而見自汗灼熱欬嚏
聲嘶者風溫也前溫熱未除復感時行瘟氣卽昏
台壯熱遞相傳染者溫疫也溫病日久更感於寒寒

熱如瘧者溫瘧也。溫病更感溫熱。熱毒熾盛而發斑者。溫毒也。發斑熱。或狂走者。陽毒也。發斑而身如被杖厥冷者。陰毒也。上數證多發於二三氣中。一一按證定名。庶無誤治之失。

若交夏至後炎暑司令。相火用事。人有發熱身疼。不惡寒但惡熱。人渴者為熱病。傷寒例云。凡傷寒而成溫熱者。先下。為溫病。後夏至日為熱病。蓋久伏之邪。隨時氣之暑熱而鬱發也。以邪非外來。故但惡熱而不惡寒。熱自內發。故口燥渴而引飲多。其邪

既鬱爲熱不宜辛溫發汗不得復言爲寒仲景仍以
傷寒目之者謂其初受病時皆寒氣鬱伏所致耳世
言仲景無溫熱治法詳太陽陽明篇中多治溫熱不
然黃芩湯白虎湯方何由而立也惜乎殘缺未備且
混入傷寒六經例中設若不審誤以白虎治傷寒立
見其害白虎爲金神夏熱見之而退非盛暑熱病內
外熱極者不可用氣言人用之往往成結胸甚至不
救其性大寒傷肺寒藥也故有立夏以前處暑
以後不可妄用白虎之說夫傷寒之不可用黃芩白